

群众演唱小丛书

无情无义

239.07
03

宝文堂书店

无情无义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字数17,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8070·30

定价: 0.09元

目 录

无情无义（对口相声） 1

办喜事（京东大鼓） 11

计划生育好（对口相声） 14

三考新郎（唱词） 20

无情无义

(对口相声)

杨 振 华

甲 尊敬父母，孝顺爹娘，是新社会的道德风尚。

乙 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爹妈的义务。

甲 有的人就光记得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忘掉了子女有赡养爹妈的义务。

乙 真有这样的。

甲 不但真有，而且还各式各样的哪！

乙 净什么样的？

甲 有的不要爹，有的不要妈，有的光要退休的有钱花，还有的光要老太太能带孩子看家。

乙 拿老太太当保姆啦！

甲 还有的比这更厉害呢！对老人非打即骂，我就见过这样的，一脚把老头踹个仰八叉，一拳把老太太打掉俩门牙。还有的不打不骂，用手掐，掐得老太太满身是红痧。

乙 嗨！这可真是虐待老人！

甲 我们胡同那哥俩就这样。

乙 谁？

甲 姓吴。大哥叫吴情，老二叫吴义。

乙 你听这哥俩的名，吴情吴义。

甲 本来哥俩的生活都不错，养活一位老太太算什么，可哥俩谁也不要。

乙 那怎么办？

甲 老太太东一宿西一宿地过流离的生活。我还碰见这位老太太了，还跟我说话呢！

乙 说什么啦？

甲 “老×！那《流浪者》怎么唱来的？你教给教给我……我唱：（用《流浪者·拉兹之歌》调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新社会还有儿子不养娘……丧尽天良啊——”

乙 嘿！老大娘还会唱！

甲 这一唱真好了。

乙 怎么啦？

甲 老大接家去了。

乙 老大明白啦？

甲 哪呀！老大媳妇病了，没人侍候，把老太太找回去了。

乙 侍候病人去呀！

甲 其实老大媳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病。

乙 什么病？

甲 就是太胖了，有点儿高血压。大夫让她休息几天，她自己蝎虎的不得了：“嗯呀！哎呀！不行了，一动弹就晕……走道迷糊，一转身迷糊，一低头迷糊……”

乙 什么时候不迷糊？

甲 “就吃饺子时候不迷糊……”

乙 那是馋的。

甲 这病不轻吧？

乙 那是矫情。

甲 人那外号也好听。

乙 叫什么？

甲 小辣椒。

乙 是够辣的。

甲 老太太一进门就倒霉了。

乙 怎么啦？

甲 小辣椒吩咐上啦：“把那堆衣服先洗出来，那床单、枕巾，把那毛毯刷出来……”

乙 老太太刷得动吗？

甲 “把门口那缸给楼下老王送去。人家要好几回了，我们都搬不动！”

乙 你们搬不动老太太能搬动吗？

甲 这老太太，扶着缸站在楼梯口那哭：我扛着这缸下楼？不等下楼我就“零碎”了。

乙 那可不得！

甲 小辣椒的儿子“小奔楼”还问哪：“奶奶，你哭什

么？忆苦思甜呢！”

乙 老太太说什么啦？

甲 “你妈让我把这缸弄楼下去，‘小奔楼’来帮奶奶一把……” “小奔楼”还真能出主意：“奶奶！你坐缸里，我往下骨碌。”

乙 不行啊！一骨碌连缸带人全完了！

甲 你没看吃饭哪，大米饭炖鱼，你猜老太太吃什么？

乙 吃什么？

甲 棒子面糊涂粥。

乙 这纯粹是虐待。

甲 是啊！街坊邻居不让了，都谴责小辣椒他两口子。小辣椒还真有说的：“不是不给老太太好的吃，我们老太太就得吃粗粮……”

乙 为什么呢？

甲 “她有病，吃细粮过敏。”

乙 没听说过。

甲 老太太净找没人地方掉泪去。“……人常说，二拇脚趾长，不养娘。原先我还不信，我那俩儿子，二拇脚趾都长，真不养娘啊！”

乙 不在长不长，主要在人的道德品质。

甲 “小奔楼”还问：“奶奶！您看我这二拇脚趾长不长？” “来！让奶奶瞧瞧……嗯！你这二拇脚趾不长。” “不长！不长我抻抻，长大我也不养活他们。”

乙 瞎！这哪的事呀！

甲 这老太太，吃不饱，穿不暖，连累带气，不到半年，窝囊死了。

乙 哟！真把老太太折腾死了？

甲 你说这哥俩心多狠，老太太停到那，愣一个眼泪不掉！

乙 真是无情无义。

甲 草草了了地把老太太火化啦。坏了！

乙 怎么啦？

甲 这骨灰匣没人要！老大给老二，老二给老大，最后还是老大有办法，半夜从窗户爬进老二家，把骨灰匣塞碗架柜里啦。

乙 嗨！这都是什么行为！

甲 第二天，老二媳妇做饭，打开碗柜拿东西，差点没吓昏过去。老二一看就明白啦，老二可真有两下子，一声不吱，到商店买几张包装纸，回来把那骨灰匣一包，上面蒙块四季糕点的封皮，拿绳一捆……老远一看象一盒点心似的……

乙 这老二也够缺德的！

甲 第二天星期天，老二拎着就往老大家去啦，老大老远就瞧见了，“老二拎个什么玩艺儿？……点心？哟！还得说亲兄弟，给我送点心来啦。”

乙 看见点心什么都好啦！

甲 老二整的还挺象：“哟！大哥！没出去！”“兄弟来啦，快到屋坐，到屋坐。”

乙 干吗哪？

甲 眼睛直盯那包呢，老大心里琢磨：是蛋糕？是杂拌儿？是炉饽……

乙 净想好事！

甲 老二会说：“大哥！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们哥俩是最亲，以前我有对不起大哥的地方，今后咱们哥俩要多亲多近。”

乙 真会说。

甲 老大也假装客气：“嗨！咱们哥俩谁跟谁？哥俩吵吵闹闹过去就算完事，还拿东西干吗？”

乙 伸手干什么？

甲 他摸摸是软的、是硬的？软的蛋糕，硬的萨其马。

乙 嘿！真内行。

甲 他这一摸，把老二吓一跳。

乙 怕什么？

甲 怕他打开：“大哥，甬摸，油大！”

乙 油大？

甲 老大一听油大！油大快拿起来别油了桌子。一摸怎么这么硬呢？层层打开了，“哟！骨灰匣呀！”

乙 这还不打起来？

甲 打不起来，老二真有办法：“大哥，你既然打开了，我也不能再瞒着你，告诉你，昨天晚上睡觉我做梦。”

乙 什么梦？

甲 “我梦见老太太啦。您猜怎么着，老太太跟我急啦，咬牙跺脚地直跟我说，不在我那呆，非要上您这来不可！我说，要去我明个送您去，三更半夜的您一去，还不把大哥大嫂吓死！这么着，今个我赶紧给您送来啦。大哥！你要不收，我就带回去，让她半夜来找您。”

乙 噤！可真能编哪！

甲 老大一听，“别拿走！先放这。三更半夜我更受不了！”

乙 哪有的事！

甲 就老二这几句话，老大嘀咕了一天，瞧那骨灰匣就害怕，放哪也不合适，最后塞床底下啦……吃完晚饭，小辣椒还讲呢……

乙 讲什么？

甲 “哎！我说，你说人到底有魂没有？”

乙 没有！

甲 “没有？今天我看那《王子复仇记》电影，国王死了，魂怎么说话呢？当！当！把我吓坏啦……”

乙 那是神话！

甲 老大一听，你讲这个干吗！睡觉吧，他拿眼瞟那骨灰匣！

乙 心里害怕。

甲 躺在床上他还老往床底下看，小辣椒原先没注意，后来看他老看，小辣椒可不愿意了：“你老往床底下看

什么？床底下有你妈怎么的？”

乙 可不真有吗。

甲 老大也不敢说，正当他们两口要睡着的时候，就听床底下“啪啦！”小辣椒耳朵灵：“床底下什么玩艺儿？准是有耗子！”

乙 当耗子啦！

甲 老大没敢说话，心想：哎呀，妈呀，真来啦！这工夫又听床底下“啪啦！”一声，小辣椒噌地坐起来啦：“你睡死了怎么的？快起来看看，什么玩艺儿这么大动静儿！”

乙 老大没听见？

甲 听见了。

乙 那怎么不起来？

甲 吓的不会动弹了！这工夫床底下“啪啦！啪啦！”响了好几下，小辣椒直打老大：“快起来看看！你听不见怎么的……”一看老大这模样，可把小辣椒吓坏了……

乙 老大什么模样？

甲 都直眼啦！死盯那骨灰匣动弹不了啦……小辣椒还问呢：“那……那是什么玩艺儿？”

乙 老大怎么说的？

甲 老大说一句，差点儿没把小辣椒吓死。

乙 他说什么啦？

甲 “那是我妈的骨灰匣！刚才就它响！”

乙 噫！

甲 小辣椒一听，差点儿没吓抽了。她想起白天看的电影啦：是不是老太太魂来了，他看见了？我看不见？她要是不问还好点儿，她还问呢：“你看见了怎么的？”

乙 老大怎么说？

甲 老大以为问他看没看见那骨灰匣呢：“啊！我看见啦！”小辣椒一听，扑通就跪下啦：“妈呀！您饶命！我们结婚那阵是我提出来的不要婆婆，可那不是我的主意，是我二大娘老脑筋告诉我的，说什么有婆婆进门就受气，没婆婆进门就当家，所以我一进门就给您气受，是我对不起您……”

乙 好嘛！还坦白呢。

甲 她这么一叨咕，把老大叨咕懵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赶紧把话接过去啦：“妈呀！你儿子我也不好，让您喝糊涂粥，说您吃细粮过敏，纯粹是我胡说八道……妈呀！您病重那些日子依着我叫您再养几天再起来，可小辣椒非叫我把您送老二家去。她说：讲好了的，一家住一个月，今天是三十号，死也得十二点前送老二家去。”

乙 瞧这哥俩是什么人！

甲 “妈呀！没办法，我才从床上把您背起来，下着大雪，冒着西北风，我从南站背到皇姑屯，累得我三天没起来炕！到现在还落个肋叉子疼的病。”

乙 活该！

甲 小辣椒一听不让啦：“什么？那光是我的主意吗？一边背你一边还说哪：宁可压我一身汗，决不便宜老二一顿饭。”

乙 好嘛！互相揭底。

甲 小辣椒嘴也够快的：“妈您知道吗！您有病，我拿钱让他带您到医院去看病。谁知道，都让他下小馆喝酒啦！妈呀！您知道您为什么吃完药就出汗吗？”

乙 为什么呢？

甲 “医院给开的‘新诺明’他不去取；您吃的，都是他从医务所开的阿斯匹林。”

乙 嗜！光吃“阿斯匹林”能不出汗吗！

甲 他们两口子这么一折腾，把“小奔楼”吵醒啦。“小奔楼”睁眼一看，他爸、他妈，都给那小盒跪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这干吗呢？

乙 那是吓的。

甲 “小奔楼”噌地就下地了，伸手就要拿那盒。老大一把就拦住啦：“别动！宝贝！那盒里是你奶奶！”

乙 “小奔楼”说什么？

甲 “什么我奶奶呀！白天我抓个家雀放里头啦！”

乙 嗜！

办喜事

(京 东 大 鼓)

王 传 章

我的二哥叫胖墩儿，
体重足有二百来斤儿，
十多天就变成了小瘦鬼儿，
都因为上个月忙着娶媳妇儿。
娶媳妇儿本是一件大喜事儿，
可我们全家都慌了神儿，
三番五次地开家庭会儿，
最后总算是定了局儿，
为了筹备好这一顿儿，
我老婶儿，里里外外张张罗罗成了个
大忙人儿。
老婶儿说：“为胖墩儿的对象我都跑
断了腿儿，
这一回，我要豁上这一百多斤儿。
结婚得有个热闹劲儿，

可别让人说咱是小气人儿，
迎亲的轿车把彩旗儿插，
来回跑道得用屁驴子儿。”
全家老少都出动，
点烟倒茶要有精神儿，
请来的好厨师个儿顶个儿，
盘和碗一律都要江西瓷儿，
活鱼、鲜肉、大鸡子儿，
烧鸡、烧鸭、猪头、下水、牛蹄筋儿。
为办酒席，惊动了四邻和隔壁儿，
爹、妈、叔、婶儿都忙掉了魂儿。
我老叔，两天两宿没打盹儿，
请假十天没了奖金儿，
我妈累得直捋气儿，
每天都打止痛针儿，
那跑腿儿的就数我老婶儿，
半个月掌了三次鞋后跟儿，
二哥胖墩儿更受罪儿，
两只眼，没精神儿，
脸色倍儿绿没血色儿，
一顿饭都吃不进去半羹匙儿。
那一天，亲戚朋友来了不少，
在门前，停了四辆大轿子儿，
娘家来了就有八十六，

婆家也有九十来人儿，
老婶儿她赶紧给胖墩儿作介绍：
“这是你的大伯、小叔、二舅母、三姑、四
大爷、大表哥的叔伯兄弟小姨子儿。”
不大一会儿开了饭，
满满腾腾的坐了一屋子儿，
七个碟子八个碗儿，
大家伙儿都甩开腮帮子儿。
那胖墩儿和媳妇还得拜礼儿，
头几桌先拜那娘家的人儿，
等亲戚朋友都拜到，
累得他：头发晕，眼发黑儿，两条腿直抽筋儿，
左拜右拜差点儿岔了气儿，
愣管那娘家的姑姥叫二姨儿。
娘家虽然没挑礼儿，
还说这事办得喂儿。
可是他们哪儿知道，
我们全家脸上都没了笑纹儿。
大操大办这一顿儿，
饥荒拉了一大堆儿。
从此后，小两口儿的日子可真会过，
经常是小葱儿、大酱、咸萝卜丝儿。
我唱的虽然是过去的事儿，
愿同志千万不要学胖墩儿。

计 划 生 育 好

(对 口 相 声)

杨振华 金炳昶

- 甲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个强壮的身体。
- 乙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 甲 象您的身体就够棒的。
- 乙 不行，不行！
- 甲 您甭客气，您看您，无论是平方面积，还是立方体积……
- 乙 有那么论的吗！
- 甲 您今年多大岁数？
- 乙 四十二。
- 甲 不象，不象，哪象四十二的，瞧您满面红光，皙皮嫩肉的，象二十四的。
- 乙 能有那么年轻！
- 甲 您结婚了吗？
- 乙 结婚了。
- 甲 有爱人了吗？——不是。爱人有了吗？——那什么，